

張經緯 從不安分守己

無論是紀錄片還是劇情片，張經緯總能將平淡的故事拍得精彩。這種精彩不是來自電影中有多少戲劇衝突或故事有多高潮迭起，而是他擅於融合現實與幻想，在事實的根基上毫不保留地呈現自己很個人、很獨特的感覺。

從以音樂感悟人生的《音樂人生》，到以小人物探討新移民生活的《一國雙城》，再到剖析精神病患家屬心理狀態的新片《青洲山上》，張經緯說故事的方式也愈來愈純熟，並且每次都試圖以新方式呈現意念。

即使是像《青洲山上》這類被非牟利組織委託的影片，他亦絕不屈就，自己的感覺、想法行先，並戲言「不要老想着用電影表達一些很老土的信息。」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



張經緯

劉國權攝

《青洲山上》以澳門作背景，透過少女曉曉的一夜尋親，揭開精神病患家屬面對的種種問題及各人對家庭的想像。關於精神病與家庭的電影並不少，但大多借助角色之間強烈的矛盾及突如其來的轉折來鋪陳故事，以營造張力。但《青洲山上》某程度而言是理智、冷靜的，甚至帶點奇幻色彩，敘述故事的方式也讓人想起村上春樹的小說《黑夜之後》。

「你知道，現在很多所謂的微電影，都很商業，有些不那麼商業的，也是以電影為媒介，帶出一些信息，這樣目的性太強了。」講家庭，必定要勵志溫暖，講精神病，要正面積極，這樣的公式隱陣不會錯，但世事從來不完美，觀眾可能看得熱淚盈眶，但走出戲院面對現實，反而更難堪，「電影是可以很溫暖很有希望，但我不想希望只建基在這些東西上面。」

家之記憶

張經緯鏡頭下的家庭有點殘酷，曉曉一家支離破碎，父親走佬，兄長與女朋友在外面住，患有精神病的母親終日吵鬧，在井字形、類似香港公屋的地方生活着，其心境可想而知。一天，母親走了出去，為了尋親，曉曉不得不去接觸這些關係淡薄的親人。「家庭就是這樣，很多時可能家人之間很密切，但在你人生的某個階段，你會發現原來家庭與自己想像的並不一樣，你以為父親是這樣的人，但原來他不是，你以為平常叫的叔叔是爸爸的弟弟，但許多年後發現並不是這樣，每個家庭都會發生這種事，你要如何自處？」

在張經緯眼中，家庭是由很多碎片拼湊而成的，所以曉曉所謂的尋親就是把一片片家庭碎片拾起來，有些未必是很想拾的，有些早已遺忘了。「史提芬·史匹堡有部片叫《慕尼黑》，哇，大家回到家什麼事都沒有，我不否認家庭可以這樣，所以到最後我極力營造溫暖感。」曉曉一家人吃着早飯，外面下着大雨，飯的蒸氣瀰漫整個屋子，冷冽中帶有一絲溫暖。

家庭不一定是荷里活式的打打鬧鬧、開開心心，也可以像小津安二郎般，很多矛盾，卻不失溫暖。「這也是為什麼小津安二郎會成為大師，很多人都想模仿他，但始終拍不出那種簡樸，他的電影很簡單、很溫暖，卻呈現出人性最醜惡的一面。」譬如《東京物語》，這是小津最為人稱道的一部戲，幾個家庭成員之間的心理矛盾讓人津津樂道，看似非常親密的家庭關係，其實各懷鬼胎、各有想法，人性的醜陋在老母親離世時盡現，即使是不離不棄的媳婦，也不是心甘情願留下來，她最後亦向老爺坦承「想再嫁人」。

「現實就是這樣，但如果連那一點點的溫暖，那小小的蒸氣都沒有的話，日子很難過下去。」



觀察兩城

每次拍戲，張經緯都花很多時間做資料搜集，《音樂人生》、《一國雙城》是紀錄片固然要花很長時間去追蹤，但像《青洲山上》這類劇情短片，他也絕不馬虎，為了更能捕捉澳門的氣質，他更在澳門住了一段時間，本來預算充裕，最後因為籌備、拍攝工作過長，而變得捉襟見肘。即使如此，他還是認為自己不夠了解這個城市。「澳門和香港太相似了，如果我是拍西藏的某個農村，那不困難，因為差距太大了，我很容易就能掌握，但如果兩個地方差不多，就要花很多時間來對比。」

在他的認知裡，澳門是一個單元人際關係的社會，與香港的多元化很不一樣。澳門人出門繞一圈總會遇到認識的人，因為城市小，所有親朋好友都住在同一個小區裡，這也延伸到其他層面上，找工作必定是靠關係，「它表面是一個大城市，內裡卻是一個鄉村，有非常強烈的同鄉會感覺。」因而澳門除了娛樂業以外，不會有第二個工業，因為人口太少，連最基本的娛樂業也未必能支撐起來的時候，又如何發展其他事業。「當澳門人說要發展電影工業什麼的，口號而已，根本不可能。」這又衍生一個問題，他們太容易賺錢了，隨便當個荷官都可以很高薪，更不會有人去寫書、拍戲。

戲中飾演哥哥的楊偉權，便是最典型的澳門故事。

他有高學歷，在台灣世新大學畢業，一心投身電影行業，滿懷理想回到澳門，發現除了賭場沒有其他選擇。「他有心拍戲但又不能離開澳門，拍完我這部戲後會到賭場拍影片，說到底還是離不開賭。」張經緯坦承，住在澳門的那段日子很鬱悶，愈了解這個地方愈覺得無奈，而且自己無法走進圈子裡。

做好本分

《青洲山上》主要由三個真實故事構成，其中一個是患上精神病的太太從小住在青洲山，有一天，她帶着他去那裡繞了一圈，讓他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另一個便是後母的故事，在試鏡時，他遇上了一個在賭場監控房工作的女士，她很COOL，守口如瓶，關於自己的工作一概都不透露。最後便是曉曉的故事，她在尋找父親時遇上了連串逃離事件，被一眾吸毒分子拖下水，剛巧又碰上警察查證，那群人將毒品放在椅子上，一把拉着曉曉坐上去，警察看見女學生一臉無知，沒有叫她站起來搜身。看似戲劇性的鋪排，實際是他經社工轉介接觸到一個少女，當年她家裡販毒，她便是以此逃過一劫。

本來他想多拍一點，但待在澳門太久了，自己有點熬不下去，「我的理智告訴我夠了，還是早點回家。」

做導演的，大多懷著理想，渴望有一天可以拍長片、商業片，然而張經緯卻對於人人趨之若鶩的大片，沒有很大的興趣。「我份人就是這樣，能夠做下去就先做着，人的品性不一樣，你要我去拍九億、十億票房的電影，我做不到啊。」內地電影觀眾主要以青少年為主，像《青洲山上》這樣的戲，他們未必喜歡，「我有信心可以跟二三十歲的觀眾溝通，他們也能夠理解我在做什麼，但我要跟再小的觀眾溝通，我未必做到。」張經緯從來都很實在，小時候不玩玩具，家裡一件玩具都沒有，不是家裡不買給他，而是他不感興趣，「你見郭子健成日玩模型，他跟我說這些，我沒什麼異議，只是不太理解而已，正如有些人也不太明白我為什麼拍這些電影一樣。」

他深諳自己的能耐，與其為了討好普羅大眾，不如做好自己擅長的部分，畢竟在這個領域裡，他還有想拍的東西。「郭子健看完也覺得跟我以前的寫實電影很不一樣，明明很寫實的題材，中間卻很怪陸離。創作就是這樣，如果我做一些百分百有信心、未做已經知道會是什麼樣子的東西，我反而會懷疑自己。」

每個類型的電影，都不是順手拈來，輕輕鬆鬆就拍出來，「我很尊重商業片導演，王晶、劉偉強、郭子健、黃珍珍那些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，你試下拍一部人人都看、下下都有幾億票房的電影，起碼我不懂得拍。」

這樣的張經緯，也值得佩服。

影訊

文：笑笑

重溫夏夢電影

繼重溫一眾名編劇的作品後，香港電影資料館將推出新節目「仲夏夢影：夏夢從藝六十五載誌慶」，放映十三部由夏夢主演或監製的電影作品，讓觀眾一睹這位「夢美人」艷壓群星的氣派，及其靈動多變的銀幕風姿。

夏夢原名楊濛，十七歲開始從影，能歌擅舞，自小受喜愛京戲的父母薰陶而酷愛戲曲。為了演好越劇電影《三看御妹劉金定》（1962）和《金枝玉葉》（1964），她特意到上海越劇學院學習和鍛煉戲曲的身段和功架。《三看御妹劉金定》講述巾幗英雄劉金定跟戶部尚書之子封加進曲折動人的愛情故事。夏夢飾演的劉金定，散發一種古典美人的嬌媚，戲中與父出征平寇，又見英氣十足。而她在《金枝玉葉》則飾演嬌生慣養的昇平公主，向唐皇代宗哭訴被夫婿郭曖責難，唐皇假意定郭曖死罪，最終令兩口子和好如初。夏夢在戲中台型和做手兼備，跟有「越劇界任劍輝」之稱的丁賽君演鬥氣夫妻，既展示越劇的藝術造詣，又充分掌握電影調度的靈活性，令劇情更富娛樂性。

夏夢擁有渾然天成的古裝氣質，深受導演、編劇喜愛，除了以上兩齣作品外，她亦飾演金庸為其度身訂造的劇本《絕代佳人》（1953）中的趙國美人如姬、《孽海花》（1953）的不幸煙花女子等。

她亦參演過多部風格各異的作品，如《眼兒媚》（1958）、《娘惹》（1952）、《關在屋子裏的人》（1960）、《日出》（1956）、《同命鴛鴦》（1960）、《新寡》（1956）、《故園春夢》（1964）等。

夏夢從影十七年，拍攝影片約四十部，是長城影業的首席女演員。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，她拍完《迎春花》後退出影壇。八十年代初復出開辦青島影業，擔任電影監製，其開山之作便是與許鞍華合作的《投奔怒海》（1982）。此片用三年時間拍攝，最終收穫高票房及好口碑。她監製的另一部影片《似水流年》（1984）亦好評如潮，以含蓄恬淡的詩意和清新雋永的風格刻劃人物之間微妙的情感騷動，追念美好回憶，抒發鄉土情懷，加上當年梅艷芳又把電影同名主題曲唱得家傳戶曉，影片最終獲第四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六個獎項。

以上提及的電影將於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二十日放映，主辦方亦於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時在資料館電影院設「夏夢銀幕形象」座談會，由羅卡和吳玉主講，而九月十九日的場次則設映後談，由蒲鋒主講。

此外，「仲夏花映紅——65載銀幕夢」展覽亦將於八月二十一日至十一月二日在資料館一樓大堂舉行，展示夏夢主演的電影劇照及珍貴個人照片，並播放早年夏夢的專訪及相關電影片段。

影評

文：張錦滿

以驚悚片 包裝傷痛歷史

在歐洲影展圈略有名氣的王小帥，其新作《闖入者》頗特別，以驚悚片來包裝他自己成長時身受其害的一段傷痛歷史，那便是上世紀六十年代被大眾忽略的「三線建設」。

原來在中蘇關係惡劣時期，中國恐防蘇聯開戰，於是便把沿海大城市的重要軍工企業搬到陝甘寧山區，避免蘇聯入侵破壞。這個搬遷行動影響千萬人，他們從熱鬧城市搬到落後山區工作、居住，而王小帥便來自其中一個受影響的家庭。

王家後來回到大城市，而他亦考入北京電影學院，畢業後開始拍長片，製作了《十七歲的單車》和《青紅》，講及「三線建設」所造成的傷痛。去年，他又推出《闖入者》，繼續以該事件為題材，完成其「三線建設」三部曲。

《闖入者》講眾多遷到貴州山區的人都想回歸城市，而他們在爭奪有限名額時，相互攻擊、打小報告，連累無辜人士。事隔多年，受害者的後人，千里迢迢來到北京，誓要報仇。

歷史不能忘、也不應忘，遺憾的是《闖入者》所講的悲劇，源於戶口搬遷制度，而那個制度至今仍處於改革商討階段，仍未完善。

這些年來，中國悲慘文藝作品大家看過不少，都看到有點麻木，而各位作者也深知情況，所以會以新鮮的手法來處理悲慘題材，務求觀眾不會看得太心酸和覺得重複。早前，張藝謀改編嚴歌苓的《陸犯焉識》為電影《歸來》，以片中患了失憶症的鞏俐，來呈現文革的後遺症，手法不落俗套。現在王小帥也一樣做舊立新，以驚悚片來表達悲慘冤孽，借少年郎隔代尋仇，為父母報復，他心中的憤怒怨恨可以想像。今天，王導演把戶口搬遷制度這個老問題提出來，很具現實意義，因為千千萬萬人在等待國家能完善這個落伍的制度。

在國產電影中，驚悚片一向罕見，王小帥這次拍《闖入者》頗能掌握其技法。電話鈴聲不時響起，可是拿起話筒，對方卻不說話，這的確具張力，之後，心事重重的女主角在家門附近，失神間發現有少年郎呆站在遠處凝望，欲上前了解，他卻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，懸疑感油然而生。

此電影能入圍第71屆威尼斯影展主競賽單元，當然不僅因為它令觀眾看得心驚膽顫，而是它帶出中國六十年代的社會和政治情況，而片中女主角一直內疚，有自我救贖之心，這才是本片的重點。

憂心忡忡的女主角從頭到尾都想補償受害家庭，她能吸引觀眾看下去，並追隨她遠赴貴州偏僻山區，來到當年十分宏偉而今天已廢棄的工廠，採訪舊人，然後弄清楚當年受自己所害的家庭今天向自己報復的理由。

救贖之心很重要，在歷史和社會罪惡事件搞清楚之後，報仇者那方的故事便變得次要，交代與否也無關痛癢。

看這部電影，不能忽略王小帥的用心，也不要把「三線建設」與文革混為一談。

光影記事

成長的相對論《玩轉腦朋友》

人的腦袋很細，但腦海的世界卻無邊無際。看《潛行凶間》的時候，見識到如何將潛意識橫切為一層一層的空間。其實這個概念源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日本科幻小說《盜夢偵探》，小說其後畫成漫畫，再於2006年改編成電影。兩齣電影同樣遊走於天馬行空的夢境之中，開展有關潛意識的故事。今年Pixar同樣以大腦為題，推出《玩轉腦朋友》（Inside Out），看似是兒童版的《潛行凶間》，但原來深奧得多。

看到海報上五個線條簡單、造型又不特別討好的角色，你可能會懷疑《玩轉腦朋友》會否得到小朋友喜愛。看完之後，恍然大悟，這齣電影根本不是拍給小朋友看，反而更適合長大的我和你。

《玩轉腦朋友》將腦海內各種複雜抽象的奧秘具體呈現，例如將記憶、性格、夢境和潛意識等形象化為圓球、小島、電影片場和密室，又將不同情緒轉化為五個性格鮮明的「腦朋友」。雖然腦海世界全屬虛構，但由於每一段情節、每一件道具都牽連主角的情緒起伏，自然不能胡亂發展。正因為這種連繫，觀眾不時要思考情節背後的象徵意義。記得有一段，「腦朋友」阿樂不慎混淆了「意見」和「真相」兩個箱子內的貨物，卻換來童年的虛構玩伴乒乓淡然的一句「這經常發生」，簡直當頭棒喝。另一段，乒乓跳下火箭，消失在記憶之中，才能成全阿樂重掌腦海總部。曾幾何時，我們都唱過「願我會揸火箭，帶你到天空去」。如今呢？火箭放下了，但我們有走得更遠嗎？從《衝天救兵》中仙境瀑布上的兩張空椅，到《玩轉腦朋友》中被遺下的乒乓，Pixar一再提醒我們，放下從來都是一門藝術。電影亦不失調侃意味，例如那chok到爆、開口埋口願意為愛而死的「男朋友」，就展露了少女情懷的可笑。阿樂最終讓他得償所願地殉情，更是幽默。而阿樂在開場和最後的兩句：「都已經十一／十二歲，仲有咩事可以發生？」同樣是一種諷刺，真心（膠）地告訴大家，過分樂觀其實只是太傻太天真。相反看似百無一用的阿愁，才

緒起伏，自然不能胡亂發展。正因為這種連繫，觀眾不時要思考情節背後的象徵意義。記得有一段，「腦朋友」阿樂不慎混淆了「意見」和「真相」兩個箱子內的貨物，卻換來童年的虛構玩伴乒乓淡然的一句「這經常發生」，簡直當頭棒喝。另一段，乒乓跳下火箭，消失在記憶之中，才能成全阿樂重掌腦海總部。曾幾何時，我們都唱過「願我會揸火箭，帶你到天空去」。如今呢？火箭放下了，但我們有走得更遠嗎？從《衝天救兵》中仙境瀑布上的兩張空椅，到《玩轉腦朋友》中被遺下的乒乓，Pixar一再提醒我們，放下從來都是一門藝術。電影亦不失調侃意味，例如那chok到爆、開口埋口願意為愛而死的「男朋友」，就展露了少女情懷的可笑。阿樂最終讓他得償所願地殉情，更是幽默。而阿樂在開場和最後的兩句：「都已經十一／十二歲，仲有咩事可以發生？」同樣是一種諷刺，真心（膠）地告訴大家，過分樂觀其實只是太傻太天真。相反看似百無一用的阿愁，才



文：鄭文峯

是懂得最多的那個。的確，看看自古以來，幾多作家藝術家哲學家自殺身亡，就知道懂得太多的人通常都並不快樂。看懂了，就會明白這套卡通其實老練得很。

放下童真還未夠，要成長就要學懂擁抱哀愁。是的，沒有人喜歡哀愁，但同樣沒有人能拒絕哀愁。與其奢望將「他」遺棄，不如想想如何與「他」共存。或許世上所有的事物都是相對的，有醜才有美，有哀才有樂，有裂縫才有陽光。當我們學懂釀成一個個混色的記憶球，認識每一種相對的價值，自然學懂觸摸成長。雖然我和你都長大了，但我們永遠成長中。